

南州書院藏

徐湯殷整理

編列 12891 號



89437

道光五年新鐫

禹貢水道考

味古齋藏板

治水之術自禹始論治水之道亦當  
 自禹貢始然歷年既久陵谷變  
 遷訛以傳訛遂生疑竇即如揚州  
 之域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或謂是一  
 事或謂是兩事而言三江者異同  
 其說迄今垂二千年卒無定論

序一

其他可知也端甫廣文少慧多  
 閔年十二即入學為博士弟子  
 修學好古寔事求是至今古稀  
 之歲而弗衰惟日以著書為事  
 所著有和齋詩集八卷桐葉山  
 房餘說二卷而一生心力所萃尤

在禹貢水道所終一書太史公云

義相與析學者不深思則終不生  
於不析則無由知其義此書僅二  
卷而能博考諸家之說折其衷而  
求其是雖胡氏雖指不能專美于  
前矣道光初君來吾鄉司訓於  
震澤寄此書相示予受而讀

序二

之愛其不偏不倚無眩說亦無勅  
說而能發前人之所未發可為  
後生稽古之助目為序而歸之  
道光甲申正月吳門石韞玉序



夫入之有疑也或質諸古或證諸今必斷得所折衷而後已焉其質諸古而有疑者則攷之師友以得其當其證諸今而有疑者仍求之傳訓以約其歸禹貢一書爲千古言水道之祖而水名區域前後迭更每不能得其實者何也以多疑之見亂之也孔安國注後人或以晚出而疑其僞託然眞僞雖不可知其傳已較近代爲古宋元明之解經者不下數十家而蔡九峯之集傳本諸朱子世多宗之但如冀州之梁岐大陸兗州之九河簡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一

絜揚州之三江豫州之滎波梁州之黑水雍州之渭汭導山條之敷淺原導水條之泂水彭蠡所據旣殊豈盡畫一近世德清胡氏著禹貢錐指參會先儒之說斷以己意且列爲圖而詳辨之甚多發明元自嘉慶乙亥博取古注及諸家之說反覆參觀作水道析疑一冊凡古注明白可據者悉載之其古注之畧而未詳若某水名之類則取先儒之說及德清胡氏之說輯而補之其有一知半解則以愚按二字別之蓋取淵明詩疑義相與析之意以名其編用思就正於當世之君子故付諸剞

刷焉昔道光三年十一月鮚齋張履元自序

禹貢水道新疑

卷上

二



以爲昔道光三年十一月鮚齋張履元自序

禹貢水道析疑卷上

涇縣張履元端甫輯

受業再姪

忠清 承演

稷貞 全校



禹貢

上

孔傳曰禹制九州貢法正義曰禹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蔡傳曰禹貢作於虞時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也稅下為賦供上為貢而獨言貢者以夏賦名貢貢者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刊史記作棊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蔡傳曰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為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川之大者以為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也會氏啟曰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為之限隔風氣為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別為九州又定其山之峻水之深大者為其州之鎮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

愚按此本孔傳

冀州

蔡傳曰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不言疆界者以餘

州所至可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

意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李巡注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周禮職方氏河內曰冀州謂

其在三河之內蓋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也

春秋元命苞云昂畢散為冀州亂則冀安弱則冀疆荒則

冀豐孔氏正義曰水性下流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

州帝都故首從冀起自兗以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

而高從東而西青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高於豫

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

州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

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冀而後兗

蘇氏軾曰堯水河患為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

為多而青徐其下流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次兗

次青次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

既治可以稍緩故次揚次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

患平故次豫次梁次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

最高故終焉

愚按蘇氏此條言治水之次第最詳若鄭氏樵云禹治水自冀始在北屬水次

竟次青次徐在東屬木次揚次荆在南屬火次豫在中屬土終以梁雍在西屬金順五行之序以治之禹貢與洪範相為用此亦一說然非治水之要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孔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

西地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愚按壺口山在今

而山下約五六百尺懸注潑澗有若壺然梁山在今

州府韓城縣西水經河水南逕梁山原東灑道元注

自原山東南至河晉之望也穀梁傳成公五年梁山崩

山崩邊河水三日不流卽是處也岐山見雍州

氏駁曰呂不韋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

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壺口孟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門之東山也梁山孟門之南山也禹於壺口之西闢

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

梁山而其餘功則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山一役也其

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也愚按

以梁山在今石州離石縣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卽

狐岐山者本晁以道之說也恐未必然又按王應麟

云古注梁岐雍州山距冀州甚遠閭百詩則云余仍

右注以爲聖經之變例且梁岐與壺口此隔一河不

言得之矣斯胡氏渭曰冀三面距河而經不言治

河蓋河非一處治非一時不可渾言故舉山與地以

別之壺口梁山志龍門西河之治也岳陽志南河底

柱之治也。覃懷志孟津洛汭之治也。衡漳志東河之治也。大陸志徒駭之治。碣石志逆河之治也。雖不言治河而河已無不治矣。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蔡傳曰修因鯨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路

太原府也。愚按太原古晉陽也。孔傳曰高平曰太原

州之岳即太岳今霍州之霍太山山南曰陽。孔傳曰

在太原西南水經注太岳山在河東永安南職方氏

冀州山鎮曰霍山蓋霍山有二在冀州者又謂之太

岳在荊州者又謂之天柱山。愚按蓋汾水經于太原

太岳東入于河。愚按東入當作西入水經汾水出太

原汾陽縣北管涔山至汾陰縣西注

于此治汾水之事。朱氏曰不以此為始事者蓋必河

道通而後汾水之來始有所受耳。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孔傳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

至橫漳正義曰地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覃懷

共為一地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名橫漳漳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黨長子縣發鳩山。名為濁漳。東至鄴縣合清漳。東北

至阜城入河是也。蔡氏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不云入河者蓋禹

之導河自洛水大陸至碣石入海本隨西山下東北

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碣石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

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

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其言如此愚按胡

氏謂謂周定王五年河

徙故瀆無矜磔之名

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懷襄之時平地致功為難故曰

底績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

為從東西為橫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

厥土惟白壤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五

孔傳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正義曰壤和緩

之名夏氏曰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不可不先于辨土

也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曾氏曰

冀州之土豈皆白壤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

孔傳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也

雜出第二之賦正義曰賦謂稅穀以供天子田之高

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蔡傳曰賦高于田四等者

地廣而人稠也愚按正義云稅俱什一而得為九等

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或多或少也非

蔡氏地廣人稠之謂。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併與塲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賦非盡出于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愚按正義云：欲見人功，修否故，令先賦後田。此州既見餘州可知，故令賦在田下也。若林氏之說，恐園廛漆林之征，禹時未必有此。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蔡傳曰：恆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恆山北谷東入沁水。薛氏云：至瀛洲高陽縣入易水。衛水地志出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常山郡靈壽縣東北，東入滹沱河。薛氏云：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其道也。大陸，孫炎云：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運邢以行，鉅鹿之廣阿澤，疑其說之非。是愚按爾雅：晉有大陸，注今鉅鹿北廣阿澤是也。左傳：定元年，魏獻子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預注：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甯，今修武縣近吳澤。蓋此魏獻所田之大陸也。今順德府鉅鹿縣有廣阿澤，卽邢州地。禹貢大陸當在此。黃氏度曰：

河未入海。則恆衛合而爲瀾漫之勢。大陸淪焉。自河  
北流不壅。恆衛皆順從。大陸於是可耕作矣。

島夷皮服。

水至平大對蔡傳曰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愚按冀州不言

貢篚。惟居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夾音挾

蔡傳曰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

今平州之南也。水經碣石山在遼西臨榆縣南水中

漢武帝皆常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卷其山故

言水中也愚按此解夾右與言貢道者異今碣石山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在永平府昌黎縣西南朱子曰碣石山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自

海道夾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也王氏應

麟曰晁補之云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地志碣石在

北平驪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

入勃海蓋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云禹

時河入勃海何哉又引河渠書禹醜二渠以引河北

載之高地過泲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入于勃海臣

瓚曰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三年更注勃海禹時不

注也愚按此條足與朱子相發胡氏渭曰凡九州

之末。皆言貢道然亦所以紀治水之成功。

濟河惟兖州 濟漢書作涉

蔡傳曰兖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李巡爾雅注濟河間其氣

專質厥性信謙故曰兖充信也春秋元命苞云五星流為兖州 濟河見導水胡氏謂

曰按濟自滸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兖之

東南與豫徐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泲水至于大

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此兖之西北與

冀分界處

九河既道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八

孔傳曰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正義

曰河自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

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為九道故知在兖州之界平

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

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李巡

爾雅注云徒駭禹疏九州以徒眾起故名徒駭太史

禹大使徒眾通其水道故名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

狹狀如馬頰也覆鬴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鬴

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

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鈞盤言河水曲如鈞。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愚按蔡傳以簡絜爲其一爲漢書載成河之經流者是以爾雅爲誣矣。帝時許商之言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別爲八枝也。其河壅塞時有故道。愚按孔疏引春秋緯云移河爲界齊呂填塞八流以自廣使并歸徒駭故鄭康成謂齊桓公塞之然其故道猶存也。考于欽齊乘云清滄無棣濱州之間有古九河遺跡。蔡傳引程氏以爲九州之地已淪于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九

海者恐非是。蓋河自大陸以北。禹疏爲九道。以殺其勢。然後恆衛可得而治。大陸盡爲良田也。胡氏渭曰。河自大伾以西。利用合合則怒濤勁駛。足以衝刷泥沙。下流無虞。壅決蓋滌澤。東南地勢平衍。無崇山高阜。以障之。倘流分行。緩泥淤。停滯下壅。則上決。史記所謂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也。惟一其力而載諸大伾之高。地因乎水性之所之。而廝爲二渠。一從大伾山南下。一從大伾山西下。漳河而入海。一從大伾山西下。漳河而入海。愚按胡氏以漳河爲禹貢涿水。與舊說指涿水爲枯涿渠者異。嗣是至于大陸。則東方之地

愈卑入海之路愈近。辭高而就。下既不患。其闕流地廣而勢分。復可殺其暴怒。所以疏爲九河。利用分也。又曰。河自孟津而下。出險就平。兼會濟沁伊洛。漸有奔放之勢。然南岸鞏至滎澤。瀕河地勢高。邛河不能決而南。故廣武以東無河患。禹但濬滎波。而其事畢矣。胡氏此條原本在東過洛。洩至于大伾之下。今移此。夏氏允彝曰。古云河不兩行。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曰。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今九河之下。卽爲逆河。殆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十

謂自此而下。卽海潮逆入矣。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如此。胡氏渭曰。水患莫大於河。堯時河從大伾以東。行平地。數爲敗。青徐之菑特甚。泲水大陸。九河之區。尚未爲河所行。孔疏云。冀州之水不經兖州。故得先冀而後兖。此篤論也。謂治河當從兖始。而不信龍門呂梁之事。總由讀河渠書不熟耳。九河旣道。青徐之河患息。其所當治者。濟與淮而已。雍之西。河。豫之南。河治冀時。早已就緒。及治豫雍。則惟

決諸川使由渭洛以入河而其功已畢河無事焉禹治水勢如破竹青徐以下所謂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者也。胡氏此條原本在浮于濟潔達于河之下今移此

雷夏既澤澼沮會同

蔡傳曰澤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西北

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水經注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陶所在一云舜所漁處本名夏澤

洪水橫流澤不能受則亦泛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為澤澼沮二水名爾雅水自河

出為澼許慎云河澼水在宋水經汧水出陰溝至浚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儀縣北又東至梁郡蒙縣為澼水。愚按蔡傳所引水經未詳今據水經

正則澼水即汧水也澼之下流入于睢水。睢水地志

出沛國芒縣睢水其沮水歟。愚按沮水與雍州荆州房陵左傳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導川云漆沮既

從此雍州之沮今此沮水自會同于雷夏之澤則非雍州之沮也蔡傳以睢水即沮水按漢志沮會者水

水出常山元氏縣入河豈可混謂睢水歟會者水

之合也同者合而為一也。愚按孔傳以為澼沮二水會同于雷夏之澤與此異

胡氏渭曰或以雷夏既澤志濟之治非也禹治濟之

功徐為多觀大野東原之文可知其于兗州自九河

而外導雷夏之下流以注于濟而又濬澼沮之故道

以歸于澤而事畢矣。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蔡傳曰桑土宜桑之士蠶性惡溼故水退而後可蠶。

九州獨于兗言之者兗地宜桑也地高曰上兗地多

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

平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墳扶粉切

孔傳曰色黑而墳起謂土脉繇茂條長也正義曰九

州惟此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為土下濕故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蔡傳曰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兗賦最薄言君

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愚按孔傳曰貞正也州第九

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其賦亦作十有三載乃

為第九故變文為貞與蔡傳義異

同者兗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

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

三載然後賦法同于他州愚按孔傳曰治水十三年

乃有賦法與他州同疏云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

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由東武陽絕潔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潔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時復決。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為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潔水之故道又為河所占而 upstream 益短矣。潔水一出于武陽再出于高唐。據成帝後言之耳。又曰班孟堅謂禹醜二渠以引河一貝邱一潔川。出貝邱者乃今王莽故瀆所行。蓋獨潔川按河行。潔川獨武陽以上則然而武陽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以下河與潔仍自別行未嘗為河所占也。鄭云河于濟潔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潔水耳。然則潔入海處後魏時故道猶存。况東漢之世乎。今大清河自歷城以東皆潔川故道。五代晉後屢為黃河所行。其濱河以下則又非潔矣。潔入海處終未嘗為河所占也。  
愚按水經注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也。潔水出焉。水上承河水于武陽縣東南。歷陽平等處。逕高唐縣桑欽云。潔水出高唐。按穆天子傳。天子自五鹿東征。鈞于潔水。以祭淑人。丁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潔水之上。尋其沿歷不得近。亦謂之源河矣。河既與其間也。俗以是水上承于河。亦謂之源河矣。河既與潔合。復分為二。河由平原故城東。潔由潔陰。故城北又歷著城。朝城至千乘縣。南北亂河。支流而入于海。

海岱惟青州

蔡傳曰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愚  
按白虎通東方為岱宗岱代也萬物更相代于東方  
也宗長也為羣嶽長也王者封禪之處史記泰山之  
陽則魯其陰則齊又按舊秦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  
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晉志青州當取土居少陽其  
色為青故以名也春秋元命  
苞云虛危流為青州愚按青州跨海及遼東舜分青  
為營州即遼東也商制并青于徐無青州周制有青  
無徐并  
徐于青

嶠夷既略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蔡傳曰嶠夷今登州之地即堯典之嶠夷史記作略  
禹鏡  
經略為之封畛也

濰淄其道

蔡傳曰濰淄二水名濰水地志出瑯琊郡箕尾山北  
至都昌入海淄水地志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東至  
博昌縣入濟愚按淄水今出泰安府萊蕪縣東北原  
山東流入博山縣界發源與汶水同一  
山而異流所謂汶出其陽淄出其陰也又按應劭十  
三州記泰山萊蕪縣魯之萊柞也左傳辭以無山與  
之萊柞是也齊靈公滅萊萊氏流落此其道者泛濫  
谷故曰萊蕪周曰萊子國漢曰東萊其道者泛濫  
既去水得其故道也林氏曰河濟下流充受之淮下

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蔡傳曰濱涯也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許慎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煮爲鹽者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蔡傳曰田第三賦第四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絺泉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十六

蔡傳曰鹽斥地所出

愚按周禮鹽人有四鹽鹽散

散鹽者水而成形鹽掘地以出之飴鹽于戎以取之此青州之貢蓋散鹽也或煮海或煮井非地所出也

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畎谷也岱山之谷泉麻也鉛錫也

愚按說文鉛青金也錫之類

石怪異之石也孔傳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萊夷

萊山之夷卽今萊州地作牧者言可牧放檿山桑也山桑

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繭以

之爲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愚按爾雅檿桑

中作弓及車軛考工記取幹之道柘爲上攄次之檿桑次之茲不言者以山桑之絲尤爲貴故厥篚而貢

也

浮于汶達于濟

蔡傳曰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不言達河者因於交也胡氏渭曰汶水自萊蕪歷泰安肥城寧陽至東平入濟合流以注于海此禹迹也迨元人引汶絕濟為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村壩遏汶水盡出南旺以資運而安山入濟之故道填淤久矣海岱及淮惟徐川

蔡傳曰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西不言濟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十七

者岱之陽濟東為徐岱之陰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也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并青于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于青也李迥爾海間其氣寬舒稟性舒徐徐舒也雅注淮春秋元命苞云天氏流為徐州中又萊蕪林

淮沂其乂

蔡傳曰淮沂二水名淮見導水曾氏云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為患尤在于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地志出泰山郡蓋縣艾山至下邳入泗曾氏云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

謂水出尼邱縣西北。逕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即會所  
者。水出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  
出于泰山也。又按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汭。有瀨。而獨  
以淮沂言者。周職方氏青州禹之徐。即其川淮泗。其  
大浸沂沐。徐之川莫大於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為川  
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又則自沐而下。凡為  
浸者。可知矣。胡氏渭曰。淮納沂。不決。淮入海。則沂無  
所歸。故必先淮而後沂。

蒙羽其藝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十八

蔡傳曰。蒙羽二山名。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  
南。水經注。禹貢有兩蒙山。在徐州者。在泰山。羽山。地志  
在東海郡祝其縣南。水經注。羽山西有羽淵。禹父之  
所化。其神為黃熊。入于羽淵。  
藝者。言可種藝也。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蔡傳曰。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鹿縣北。鉅即大

也。愚按爾雅。魯有大野。郭璞注。今東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職方氏大野屬兗州澤藪。左傳哀十四

年。西狩于大野。是也。水蓄而復流者。謂之豬。按水經濟。水出乘

氏縣。分為二南。為河北。為濟。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

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爲濟之所絕。其所聚也。大矣。東原、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晁氏曰：東平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則其下濕可知。愚按：今泰安府東平州也。底乎者，水患已去而底于平也。後人以其地之平，亦謂之東平。又按：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大野、東原皆所以志濟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孔傳曰：土黏曰埴。蔡傳：埴，膩也。黏也。漸，進長也。叢生。馮相包衷也。義同。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蔡傳曰：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織。

孔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地色土與之。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

四方。愚按：此傳解貢土之意。周書作雒解曰：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豐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土于周室。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正義曰：釋鳥云：翟，亦此義也。

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正義曰：釋鳥云：翟，亦此義也。

夏雉共為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羽山之谷有之。孤特也。嶧山之

陽特生桐。中琴瑟。正義曰：地志東海下邳縣西有葛

桐，高百尺而無枝，使琴擊。泗濱泗水涯水中見石，可

斫，斬以為琴，亦此類也。泗濱泗水涯水中見石，可

以為磬。正義曰：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上浮然。

淮蔡傳云：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

泉俱導，故以為名。愚按：二說泗水皆出魯國，一自

睢陵入淮，一自下邳入淮。漢之睢陵縣，蠙珠名。淮夷

即今之泗州盱眙縣下邳亦在泗州。蠙珠是蚌之別名，此

之水。鄭云：淮出蠙珠及美魚。愚按：蠙珠遂以蠙為珠名，此

元黑縞，縞白縞，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愚按

以黑經白，縞為纖，則元纖縞為三物矣，恐非是。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浮于淮，泗達于河。

蔡傳曰：許慎云，汜水出陳畱浚儀陰溝，至蒙為澗水。

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河者，以澗至于泗也。許

慎又云：泗受泲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泲，然

則泗之上源自泲亦可以通河也。愚按：泗受泲者，荷

水自乘氏至方與人泗，而荷水通泲，則泗可以達荷。

河可以達濟，濟則可以通河矣。愚按：汜水即泲水也。

為泲，羅氏泌曰：泲流舊矣，世咸謂隋煬帝惡其從反，故易

揚前此未有非也。泲者魏大梁也，即漢之漕渠，一名

賁若。漢明帝時，河汴久壞，王景修渠堤，自滎陽東平

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餘里置一水門，渠成河汴分流。

稍復舊迹。禹貢入州貢賦。必由河達帝都。惟淮與河  
不相及。而言浮于淮。泗達于河者。蓋由淮以入。汴  
汴。而。入。河。也。使。其。無。汴。淮。泗。奚。自。  
而。達。河。哉。則。禹。之。前。有。汴。已。見。矣。

淮海惟揚州

蔡傳曰。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晉志引春秋元命苞云。牽

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以為江南之氣。燥勁。厥性輕  
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馬端臨云。揚州在天文

斗則吳之分野。兼得楚及南越  
之交。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蔡傳曰。彭蠡地志在豫章。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

水跨豫章。饒州南康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是也。

禹貢水道析疑

愚按。彭蠡。上承章貢諸水。與江水相吞吐。周迴四百  
五十里。亦名鄱陽湖者。以中有鄱陽山而名。又荆州

記云。彭蠡湖。陽鳥隨陽之鳥。謂鴈也。言澤水既豬。洲  
一名官亭湖。

渚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正義曰。日

南北。與日進退。故曰陽鳥。左思蜀都賦。所謂木落南翔。水泮北徂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胡氏渭曰。按蔡傳。引庾仲初吳都賦。註云。松江下七

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入海者為東江。

併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然以揚州之大

川以太湖入海之支港當之。其說非是。故蘇氏曰。豫

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為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為北江。則吳越有可宅之士。而水所鍾者。獨震澤而已。又閱鄭康成書注。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江合。始得稱中也。融洽前後經文。確不可易。蘇氏所說。與康成同。愚按袁氏云。岷江在梁漢。注在荆。而其入海。不復可指為三者。亦非是。震澤太湖也。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地志在吳縣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曾氏曰。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于定而不震蕩也。愚按孔傳言三江既入。致定彭蠡為三。東入海。其意以為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是三江與震澤二事也。後之說者。以二句相蒙。為文而其說始紛紜矣。楊氏慎曰。按蔡沈黃震之說。皆於下流求之名。以地訛號。隨世改。恐非禹貢三江之說也。曷於上流發源求之。徐鉉注說文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尋陽為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為北江。入海。南徐。京口也。郭璞山海經注云。岷山。大江所出也。崆山。南江所出也。崆山。北江所出也。三江皆發源于蜀。而

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豈區區爲吳地記其改易不常之名乎。愚按此說與蘇氏畧同。惟注震澤句爲未確。蓋三江自入海。不注震澤也。愚按太湖源出天目。合茗、雲、諸水俱入太湖。跨蘇、常、湖三郡。其廣三萬六千頃。其周五百里。一名笠澤。一名五湖。五湖者：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也。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差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鴨湖、林屋之東曰準東里湖。而吳人總謂之太湖云。又按太湖中有洞庭山一名包山。高七十丈。廣四百里。洞庭山記云有二穴。幽邃莫測。昔闔閭使靈威丈人尋洞乘燭。約數里。忽遇一石室。上有素書三卷。持回上之闔閭。不識。乃請孔子辨之。孔子曰：此夏禹之書。言大道也。金氏履祥曰：彭蠡之水不豬。則今江東、江西諸州之水爲揚西偏之患。震澤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之水不泄。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爲揚東偏之患。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二患旣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舉二湖以見揚之告成。

篠簜旣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孔傳曰：篠、箭竹。簜、大竹。愚按：箭竹、竹之小者。爾雅：東也。又爾雅：簜竹。郭注：竹濶節曰簜。敷布也。水去已布儀禮：籥在建鼓之間。謂籥管之屬。

生少長曰夭。喬高也。

厥土惟塗泥

孔傳曰：地泉濕。蔡傳曰：下地多水。其土淖。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蔡傳曰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

筐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孔傳曰三品金銀銅也愚按班固云金有三等黃金

三幣也史記吳有豫章郡銅山吳都瑤琨皆美玉正

賦採山鑄錢此揚州銅之所產也瑤琨皆美玉正

日美石似齒象牙革犀皮愚按說文云象南越大獸

玉者也齒象牙革犀皮愚按說文云象南越大獸

長鼻牙八材之中象齒居一禮巾車有象路注云

以象飾諸末是也又考工記函人有犀甲兕兕是犀

兕之皮可羽鳥羽正義曰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為

爲甲也羽鳥羽正義曰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為

爲首也旄牛尾正義曰說文云旄西南夷長旄牛也

子也旄牛尾正義曰說文云旄西南夷長旄牛也

旄是也木梗梓豫章正義曰三者揚州美木故傳舉

梓是也木梗梓豫章正義曰三者揚州美木故傳舉

椽樟二木也生至七年乃可分別島夷南海島夷卉

服草服葛越正義曰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

葛越木棉之屬愚按張勃吳錄云交趾有木棉樹實

如酒杯口有棉如蠶木棉吉貝所織細紵貝水物正

吉貝南州異物志木棉吉貝所織細紵貝水物正

生熟時狀如鵝毳細過絲縣是也織細紵貝水物正

日揚州紵之出故以織爲細紵布也此州下濕故

以貝爲水物爾雅貝有居陸居水之名也愚按蔡傳

者亦謂之吉貝則與上葛越木棉複矣恐非是小曰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曰文在筐下以不常故耳。荆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並同。

浴于江海達于淮泗

蔡傳曰。順流而下曰浴。浴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正曰。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不言達于河者。因於徐也。禹入淮。自淮入泗。逆也。

時江淮未通。故浴于海。至吳始開邦溝。而江淮舟船始通也。

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注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

以通糧道。此通也。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記者之誤也。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荆及衡陽惟荆州

蔡傳曰。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懸按此荆州之荆山。非雍州之荆山。

南盡衡山之陽。荆衡見導山。按李巡爾雅注。荆州其氣躁剛。稟性疆梁。故曰

荆。荆疆也。六國時其地屬楚。秦為南郡。即郡之渚宮。楚之故都也。元命苞云。軫星散為荆州。荆疆也。亦

曰蠻也。言南蠻數為寇逆。其人

有道後服。無道先叛。易警備也。

江漢朝宗于海

蔡傳曰。江漢見導水。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

見天子之名也。江漢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水道已

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

於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鄭氏曉曰。江漢發源于梁而荆當其下。流入海于揚而荆據其上。游之會。故於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有所洩。

九江孔殷

蘇軾本傳時凡且以國與蘇大正善哥之

蔡傳曰。九江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甯

西北。楚江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

巴陵縣。卽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

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

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

禹貢水道新疑

卷上

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按漢志。九江在廬江

郡之尋陽縣。尋陽記。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蟬江。

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

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

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爲九江之名。起於近

代。未足爲據。本朝胡氏且以洞庭爲九江者得之。愚按

觀下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卽洞庭也。則九江之爲洞庭信矣。胡氏

渭曰。九江卽大江也。鄭云。九江山谿所出。各自別源。非大江也。下流入于大江耳。

特以其爲九水之所匯。故號爲九江耳。九河主其分

九江主其合河自一而分為九故為播江自九而合為一故曰殷愚按說文殷盛也蓋為衆水所會其流甚盛耳當其未合非獨此九水不得名江即漢與彭蠡亦不得名江也

沱潛既道

蔡傳曰爾雅云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荆州江漢之出者也正義曰荆梁二州各有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于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耳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于江也水經注沱枝江縣西南其一在鄆縣西南皆還入江荆州記云沱水在南郡枝江縣三塗地之南邛縣之北華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亦謂之沱本孔疏若潛水則未有見也愚按或謂潛水出天柱山天柱一名霍郭注爾雅云在廬江潛縣此非荆州之潛也又水經注引庾仲雍云壑江有別江出長壽縣即潛水也其南源取巴西是西漢水也今按安陸府潛江縣東有潛水與漢水相近禹貢荆州之潛水當在是

雲土夢作义

蔡傳曰雲夢澤名周職方荆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羅氏泌曰雲夢楚之二澤也江南為夢江北為雲以其跨江相比而謂雲夢後世以為一澤故杜預以雲夢為巴邱湖鄴元謂自江陵東界為雲夢北為雲夢之藪誤矣華容枝江安陸皆其地也左傳定四年楚子濟江入于

雲中。又昭三年。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合而言之。則爲一別而言之。則三澤也。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父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此蓋夢地差高而雲下故也。茅氏曰。此由江漢二水治而致。荆之功。以江漢朝宗爲主。九江經流。沱潛其別流也。雲土夢作父。而荆州之水土。悉平治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蔡傳曰。荆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爲第三等者。地濶而人功修也。句本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廿八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栴、榦、栝、柏、礪、砥、柞、丹。惟箇、箬、栝、三、邦、底。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栝爾雅作檜

孔傳曰。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土所出。與揚州同。榦。栝

也。柏。葉松身曰栝。正義曰。考工記。弓人取榦。栝爲上。

身。栝。栝。栝。皆木名。陸璣義疏云。栝。栝。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樽。漆。也。其所施多矣。蔡傳以。栝。木。似。樽。可。爲。

弓。榦。似。非。砥。細。于。礪。皆。磨。石。也。柞。中。矢。鏃。魯。語。肅。慎。氏。丹。

朱。類。卽。丹。砂。王。肅。箇。籥。美。竹。蔡。傳。曰。箇。籥。竹。之。堅。者。

之。治。晉。陽。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檣。之。栝。中。矢。榦。

襄。子。發。而。用。之。其。堅。雖。箇。籥。不。能。過。也。

陸機云桔槔如荆而赤革似者也。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

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愚按考工記材之美者有楚

旁。豈三邦包橘柚。正義曰。包下言。匪菁茅。菁茅非所

之類歟。匪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有菁菹。鄭云。菁。菁

也。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明酌也。僖四年。左傳。齊桓

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是

以縮酒也。或云。包有三脊。按史記。管仲對齊桓公曰。

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茅脊。以爲藉。此非荆州所有

也。元纁。此邦染色。善故貢之。纁。五入爲緇。七入爲

鄭云。元色在緇縹之間。其六。璣珠類。生于水。說文。璣

者。入者與。是染元纁之法也。玉。尺二寸曰大龜。生于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正義曰。史記龜策

寸。故以尺二寸爲大龜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蔡傳曰。江沱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

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

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程氏曰。不徑浮江

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由枝派。期於便事而已。

荆河惟豫州

蔡傳曰。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爾雅

曰豫州。李巡注云：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豫舒也。釋名云：豫州在九州中，京師東，常安豫也。秦為三川郡，漢為河南郡。春秋元命苞云：鈞鈴星別為豫州。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蔡傳曰：伊水、山海經云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郭璞注：熊耳在商州上洛縣地。

志以為伊水出宏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愚按水經伊水出南

陽縣蔓渠山，又東北過伊闕，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又按熊耳山在今陝州盧氏縣，水經注雙峯

齊秀，望若熊耳，故以為名。其洛水地志出宏農郡上地接西安府商州界，非二山。

洛縣冢領山至鞏縣入河。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

謹舉山，又東逕熊耳山北。

### 禹貢水道析疑

### 卷上

東北過盧氏縣南，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瀍水地

志出河南郡穀城縣潛亭北，至偃師入洛。愚按瀍水今出河南

孟津縣東南流，至洛陽澗水地志出宏農郡新安縣縣北，又東南流入洛。

南入于洛。水經澗水出新安縣白石山，東南入于洛。孔傳出澗池山，愚按今在河南府澗池縣

東至新安縣入洛。伊瀍澗水入于洛，而洛入于河。此言伊洛

瀍澗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以四水並

流，大小相敵故也。傅氏寅曰：導洛言東北會于澗瀍，

又東會于伊，序水之次第。此言伊洛瀍澗乃治水之

先後。按賈讓言大禹鑿龍門，闢伊闕，伊闕者伊水之

所經也。當時爲患必甚。故禹治四水以伊爲先。伊既入洛。乃疏洛以入河。最後治瀍澗。曾氏以爲四水相敵。非也。

滎波既豬

蔡傳曰。滎波二水名。濟水自今孟州滎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絕河南。溢爲滎。在今鄭州滎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按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也。鄭康成謂滎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酈道元曰。禹塞淫水於滎陽。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三一

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卽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濟者此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其實一也。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澨。枝

鄭注波讀爲播。引禹貢滎播既都。

爾雅水自洛出爲波。胡氏渭曰滎

波。馬鄭作滎播。古文云滎播既都。謂此澤名滎播。孔

同。正義云洪水之時。此澤動成波浪。今壅遏而爲滯。

不泛溢也。愚按傳氏曰。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

而言不當泛言洛之支流。蔡說非是。

導荷澤被孟豬

蔡傳曰荷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愚按今在曹州府定陶縣

北其地有荷山故名其澤為荷澤也愚按孔傳言荷澤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說與地志異蓋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東

過宛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荷水出焉是

也被及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

北爾雅朱有孟諸周禮作望諸愚按孟諸在今歸德府商邱縣東北會氏曰被覆也

荷水衍溢導其餘波入于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胡

氏渭曰此治陶邱復出之濟也二澤本有相通之道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禹因而疏之洩餘波入焉以殺濟瀆之勢也胡氏

曰豫州之水莫大於河而無所施功者蓋禹治冀時

已令豫協力治之岳陽覃懷之役是也河既治則豫

州之水西莫大於洛東偏之水莫大於濟禹疏伊瀍

澗注洛以入河瀦滎導荷以防濟之汜濫而豫州之

水土悉平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孔傳曰高者壤下者墳壚說文云壚黑剛土也蔡傳曰土不言

色者其色雜也壚疏也其土有高低之不同故別言

之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蔡傳曰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孔傳曰纊細縣正義曰纊新縣也治玉石曰錯治磬

錯正義曰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可以為磬

錯磬有以玉為之者故云治玉石曰錯治磬錯

傳曰顏師古云織紵以為布及練然經但言貢臬與

紵則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磬錯非所常用之物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林漆絲臬與此所貢漆臬絺紵正同

浮于洛達于河

蔡傳曰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達河豫之

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蔡傳曰梁州之域東距華山之南正義曰華山在豫

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西據黑水華山見導山黑水見

導水愚按爾雅無梁青有幽營徐蓋爾雅九州商之

亦并梁歸于雍也毛晃云周之西南不置州自坤維以西統于雍以南統于荆漢武帝改雍曰涼改梁曰

益春秋元命苞云參伐流爲益州。益之爲言阨也。計所在之地險阨也。又曰梁者言西方金剛之氣疆梁。故以名焉。

岷嶓既藝

蔡傳曰岷嶓二山名。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氐道西微外。今茂州汶山縣江水所出也。水經注江水逕汶山下而南行又東逕其縣而東注于大江。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謂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峯也。嶓冢山地志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三泉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三四

縣也。蓋嶓冢一山跨于兩縣云。愚按嶓冢有二。一在陝西漢中府寧羌州東漾水所出。一在鞏昌府秦州西漢水所出。二山南北相去三四百里。而支脈隱然連屬。蓋寧羌州之山卽導漾之嶓冢也。川源既滌水去不滯而無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

沱潛既道

蔡傳曰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孔傳曰沱潛發源沱水。地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又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潛水地志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酈道元謂宕渠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置山

下西南潛出南入于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瀆谷

水出西南入漢。愚按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

志蜀郡郫縣之沱也。又云潛水從漢中沔陽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

此卽地志巴郡宕渠之潛也。按梁州乃江漢之源。此不志者。岷之

藝導江也。嶓之藝導漾也。道沱則江悉矣。道潛則漢

悉矣。上志岷嶓。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是而見。

蔡蒙旅平

蔡傳曰。蔡蒙二山名。蔡山輿地記在今雅州嚴道縣。

蒙山。地志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愚按今日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產茶。俗呼爲蒙頂茶。酈道元謂蒙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涸

崖水脉漂疾。歷代爲患。蜀郡太守李冰鑿平溷崖。則

此二山在禹用功爲多也。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

而旅祭也。

和夷底績

孔傳曰。和夷。地名。和夷之地。致功可藝。蔡傳曰。嚴道

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晁氏云。和夷二水名。

和水。今雅州榮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來。徑蒙山。所

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愚按青衣水在今眉州青

城縣中岩下。一名平羌水。

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佷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按二水皆未可必。但經言底績者。三覃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恐為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愚按此或二水既治。而和川夷道之地。皆可種藝歟。

厥土青黎

孔傳曰。色青黑而沃壤。黎黑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蔡傳曰。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等九等也。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三六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羆狸織皮

孔傳曰。璆。玉名。愚按釋器云。璆。琳玉也。蔡傳以鏤。剛

鐵。蔡傳云。鐵。柔鐵也。鏤。可以刻鏤。故為剛鐵。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罽。言云。

注。羆。謂毛罽也。織。毛而云皮者。毛附于皮也。蔡傳曰。梁州之地。山林為多。

獸之所走。熊羆狐狸之皮。製之可以為衣。其毳毛。織

之。可以為罽也。愚按漢書云。蜀卓氏之臨邛。公擅山

業。富至僮八百人。程鄭亦治鑄。富將卓氏。又常璩華

陽國志云。臨邛縣有古石山。有石鑛。大如蒜子。火燒

冶之成流。支鐵甚剛。因置鐵官。漢文時以鐵銅賜鄧

通。通之錢布天下。又云。汶江郡臺登縣有孫水。山有

砮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賦。是。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蔡傳曰西傾山名。地志在隴西臨洮縣西。在雍州桓水

名。水經云西傾之南桓水出焉。愚按水經桓水出蜀郡岷山西南行羌中

入于南海與此所引異。蘇氏曰漢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

中東行為漢沔。酈道元云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

漢。西漢即潛水也。自西漢溯流而屈于晉壽界阻漾

枝津。南歷岡穴。愚按原作岡北誤。迤邐接漢沔。歷漢川至于

褒水。逾褒而置于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屈于武功

而北以入于渭。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然於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經當曰逾于渭。今日逾于沔。則又未可曉也。絕河而

渡曰亂。

黑水西河惟雍州

蔡傳曰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愚按此雍州之黑水。見後導水條。與梁州之黑

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李巡爾雅

其氣蔽塞。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漢武元朔元年

改雍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寒涼故也。釋名曰雍翳

也。東嶠西漢南商北居庸。四山之所雍翳也。

弱水既西

蔡傳曰弱水。地志在張掖郡刪丹縣。柳宗元云。西海

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愚按弱水今出甘州縣西又西北，逕張掖縣北。又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收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水之東矣。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爲在條支。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應窮荒而導其流也哉。其說非是。愚按鄭氏云：衆水皆東，此獨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三八

西故記其西下也。詳見導水。

涇屬渭汭

蔡傳曰：涇渭汭，三水名。涇水地志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峴頭山也。峴頭山一各崆峒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也。汭水地志作芮，扶風汭縣。荜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汭鞠之卽，皆謂是也。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

汭二水也。愚按孔傳曰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于渭。正義曰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汭。故知水北曰汭也。若蔡傳謂涇渭汭爲三水名而汭入于涇則與下文漆沮之從澧水之同。主渭而言者文藝不相協矣。當從古注爲是。

漆沮既從

蔡傳曰漆沮二水名。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

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郡直路縣

東。寰宇記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

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坊州卽直路至耀州華原

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言之。既從者。從于渭也。愚按朱子吉日詩注云漆沮

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韋流入鄜

坊。至同州入河。李氏曰此卽禹貢雍州之漆沮。漆沮

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詩古公自土沮漆者異也。

周禮職方雍州。其浸渭洛。洛水卽漆沮。非河南之洛

水也。又按地志漆水出扶風縣晁氏曰此豳之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蔡

傳所謂其水入渭。在澧水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貢之漆水也。

澧水攸同

蔡傳曰澧水地志作酆。出扶風鄠縣終南山。東至咸

陽縣入渭。同者同于渭也。渭水自鳥鼠而來，澧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蔡傳曰：荆岐二山名，荆山卽北條之荆。孔傳云：荆在

荆地，志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也。

岐山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

北十里也。詩所謂彼終南，古文以為太一山。程氏曰

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

八百里而連綿時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愚按終南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四十

山卽中條山。一名太白山，鍾西方惇物。古文以為垂

金星之秀，闕中諸山莫高于此。

山。胡氏渭以為卽太乙之北峯，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四十里者是。地志俱在扶風武

功縣鳥鼠。地志在隴西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

西也。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鄭氏

曉曰：自涇屬渭汭至此，衆水致功而衆山致祭。荆山

漆沮經其下也。岐山涇汭經其旁也。終南澧水所出

也。惇物澧水所經也。鳥鼠渭水所經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蔡傳曰：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卽指此

也。鄭氏云其地在幽。卽邠州也。豨野卽地志武威縣東北休屠澤。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

###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孔傳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功敘。美禹之功。蔡傳曰三危卽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爲燉煌。未詳其地。正義曰地志杜林以爲燉煌郡卽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橐杻于四裔。故先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注先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燉煌也。自漢武帝元年分酒泉置南七里。有鳴沙山。故亦曰沙州也。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

### 禹貢水道析疑

#### 卷上

已既可居。三苗於是大有功敘。愚按蔡氏又云今湖南猺洞時猶竊發。聚而詢之。多爲猫姓。疑三苗之遺種。然其地與雍州無涉。

### 厥土惟黃壤

蔡傳曰黃者土之正色。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可及。愚按史記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以爲九州上腴。

###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蔡傳曰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入功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孔傳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蔡傳曰爾雅云

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今南海有青

琅玕珊瑚屬也。愚按周職方雍州其利玉石與此正同。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孔傳曰積石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龍門山在河東

之西界。蔡傳曰積石地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

中。今鄯州龍女縣界也。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

今河中府龍門縣也。西漸即冀之西。貢道

禹貢水道析疑

有二。其東北境則會積石至于西。下城則會

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後又言文也。

繼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孔傳曰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髡之屬。皆

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愚按孔傳之意崑崙也。謂四

國蔡傳以渠搜為一國。蔡傳曰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支

在河關西千餘里。地理今釋云按唐書党項傳渠搜

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近朔方

之地也。地理今釋云古渠搜國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曰鏖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即渠

搜非朔。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方也。故以西戎總之。卽就也。雍州水土旣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末。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烏夷所篋。此三國亦篋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畧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土。簡編晚誤。不可不正。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下唐歸東天... 卷上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上

禹貢水道析疑卷下

涇縣張履元端甫輯

受業再姪

忠清懷貞承演紹文

全校

禹貢下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孔傳曰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

正義曰所治之岍岐山皆以通水

荆山皆在雍州河謂西河蔡傳曰岍山吳嶽山也

地志扶風岍堅吳山古文以為岍山寰宇記隴州

汧源有岍山汧水出愚按岍山周禮職方雍州其山鎮曰隴山爾雅河西嶽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是也鄭注康誥云綴鑄處五嶽之外周公為其道里

不均故東營洛邑是西都無西嶽也吳嶽為西嶽

又按廣雅吳山峯十有七得名者五今在岐荆見

鳳翔府隴州水出焉至寶雞縣入渭荆見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蔡傳曰壺口雷首太岳皆冀州山壺口太岳見冀州

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一名首陽山水經云

縣東南南有歷山舜所耕處又曰伯夷叔齊隱于首

陽山即此述征記云華山與首陽本同一山河神巨

靈肇開以通河流愚按胡氏渭曰雷首迤邐而東直

接太行其脉東盡垣曲王屋在焉禹至此顧不東行

而北抵太岳蓋以帝都爲急也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孔傳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蔡傳曰底柱

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也

胡氏曰兩柱相對距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

岸而立是謂三門晁氏曰山峯四面如城愚按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

今在澤州府陽城縣西南愚按濟源縣南與山西垣曲縣

接境山有三重其狀如屋通志云王屋山形

四面如削道書濟水發源處也此句從錐

爲第一洞天指增入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二

太行山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淮南子武王欲

入滄海正義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

注五行山今太行山也通志云綿亘數千里其間

峯名岩洞景物萬狀雖各因地立名實皆太行也愚

慶府北恆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爾雅

爲北嶽亦謂之常山風俗通云恆者常也萬物伏藏

于北方有常也愚按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亘保定

大洞府東境碣石見冀州胡氏渭曰碣石之東爲

逆河其東則海禹導山至此須浮海觀其形勢蔡傳

記之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俱爲未當愚按三條之

說馬融王肅

以研岐至碣石為北條。西傾至陪尾為中條。嶓冢至  
數淺原為南條。四列之說。鄭元謂研岐為正陰。列西  
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今分之以為南北二條。於二  
陽列岷山為正陽。列次陽。列今分之以為南北二條。於二  
之中。又分為二焉。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朱子曰。  
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聯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  
形勢。故于此通說九州山川。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  
之形勢。又曰。太行自西北發脈。來為天下之脊。此自  
中國大形勢。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嶓及岐。至荆山  
山脉。逾河而過。為壺口。雷首。砥柱。析城。王屋。碣石。則  
是荆山。地脈卻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脈尚說不  
通。况禹貢本非理會地脈。耶。愚按此說甚明。確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蔡傳曰。西傾朱。圉鳥鼠。太華。皆雍州山。西傾見梁州。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鳥鼠見雍州。鳥鼠山渭水所出

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爾雅華山為西嶽。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

四方。其廣十里。鳥獸莫居。九域志云華州潼關即桃

林之塞也。武王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

此熊耳外方桐柏陪尾皆豫州山。熊耳在商州上洛

縣詳見豫州。熊耳山洛水所出外方地志穎川郡審高縣有

嵩高山古文以為外方。外方山伊水所經。爾雅嵩高

室。西曰少室。嵩桐柏地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桐

山淮水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古

文以為陪尾。愚按毛晃云魯國卞縣東南陶虛西北陪尾泗水出焉。此是魯國泗水之所出。

俗呼嬌亭山。個名陪尾。非安陸之陪。西傾不言導者。尾也。此陪尾屬豫州界。與徐州異。蒙導岍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導嶧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蔡傳曰。嶧冢即梁州之嶧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嶧冢。

詳見梁州。嶧冢山。漾水所出。愚按山海經云。漢水出鮒魚之山。蓋嶧冢之別名也。荆山

內方大別皆在荆州。荆山南條。荆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

北。荆山。漢水所經。水經云。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注。卞和得璞玉于是山。楚王不理懷王

哭于山下。後玉人理之。所謂和氏之璧。內方。地志章山。古文以為內方

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愚按今在安陸府鍾祥縣西南。大別在今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四

漢陽縣北。左傳吳與楚戰。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

大別。蓋近漢之山。卽漢水入江之處。地志水經云。在安豐縣

者。非是。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蔡傳曰。岷山見梁州。岷山。江所出。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

沙國。湘南縣。爾雅。江南衡。注。衡山。南嶽也。水經云。衡

此祭衡山。于是得金簡玉字之書。卽通水理也。西征

記云。南嶽响。嶺山。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後

不見。過經過也。與導岍逾于河之義同。九江見荆州。敷淺原地志云。豫章郡歷陵縣南有傅易山。傳讀為

陽字古文以為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博陽山

又按晁氏以鄱陽縣有博陽山。又有歷陵山為應地。

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地。不應又為歷陵縣。

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州德安。雖為近之。然所謂敷

淺原者。其山甚小而庫。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

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皆無考據。恐山川之名。古

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姑俟知者。愚按朱子

辨云敷淺原說者以為漢歷陵縣之博陽山。在今江

州德安縣。為山甚小而庫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

體正脈遂起。而為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夫大江彭

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惟是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五

為宜耳。今蔡氏引用師岷山不言導者。蒙導。蟠冢之

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胡氏渭曰。蔡傳以敷

淺為廬阜。說本朱子。然以廬山高大而名之曰原。不

如從晁氏說。鄱陽縣有博陽山者。近是。愚按明陳士

云敷淺原當在岳鄂之間。羅泌路史以為在崇陽縣

西二百里。至今山下近村。以敷裹敷外為名。說當近

是。愚按今武昌府有崇陽縣。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蔡傳曰。此下濬川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隋地志

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愚按地志在張掖郡刪丹

縣桑欽亦以為弱水

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按今在甘州張掖縣西北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唐書西域傳曰吐谷渾西有流沙數百里愚按流沙河今自榆林府逕綏德州一名無定河沈括云嘗過無定河履之百步皆動如行幕上水之疏導者已附或陷則人馬皆沒此即古流沙也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濬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于導山也又按山水皆原于西北故禹叙山叙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六

孔傳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山過梁州入南海蔡

傳曰黑水地志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南廣今叙州府南溪

縣北至夔道入江愚按此梁州之黑水即今雲南之金沙江入麗江府境又東入四川

諸境樊綽所云麗水也水經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

山南流入于南海愚按此雍州之黑水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

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瀾

澗江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

按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

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程氏大昌曰樊綽以麗水爲

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卽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嶲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卽三苗種裔與三苗之叙于三危者又爲相應是又以西珥河爲黑水也胡氏渭曰黑水三危並見雍州梁之黑水別是一川非界雍之西者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七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蔡氏總論曰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畧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厓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洛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于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下垠岸高于平地故決蓄流移水陸變

遷而浚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伍下  
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說文云河  
地下流而通也接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穆  
子傳曰河與江淮濟爲四瀆河曰河宗四瀆之所宗  
也孔傳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

地以通流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龍  
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  
通流自積石至海皆然也漢書西域傳云河有两源  
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  
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  
以爲潛行地南下出于積石而爲中國河爾雅曰河  
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  
曲一直注發源高處激奏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  
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愚按諸書皆言河出崑崙然班  
固漢書謂張騫奉使西域歷諸國烏觀所謂崑崙蘇  
氏謂騫徒見蔥嶺于闐便謂之河源不知源在西南  
羌中吐蕃自言崑崙在其國西南河之出也又按  
蔡傳引唐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  
二千餘里得河源于莫賀延積尾曰悶磨黎山其山  
中高外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  
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邑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  
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西南此卽蘇氏之說也又  
按元史世祖命都實窮河源云河源在吐蕃梁甘思  
之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渰散方河源在吐蕃梁甘思  
下視察若列星名火敦腦兒卽星宿海也行二十餘

日有大雪山亦名甘麻不莫刺其山最高卽崑崙

石下引漢志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

州龍支縣界也闔氏辨之云漢河關縣後沒入吐谷

渾元和志積石山在龍支縣西九十八里南與河州

枹罕縣分界較禹所導之積石隔千有餘里故唐魏

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

西北是蔡傳承孔疏之誤也按河源發于崑崙見于

積石自積石三千里而至龍門龍門以上禹功所不

加故數千里之河總括爲一句河自積石東北流至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寧夏折而北至廢豐州折而東至東受降城乃折而

南水經云南至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在焉其東岸則

數千不得上則爲龍門方向不一難以屬詞故畧之惟

龍門爲禹所開鑿厥功最鉅故記之愚按瀾水李氏

有安國嶺直臨大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

門起于唐張仁愿所築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

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屈束于山峽間至此山

開岸瀾豁然奔放聲如萬雷闔氏辨之云按東受降

城在今朔州北三百五十里去禹貢龍門一千

南至于華陰

孔傳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蔡傳曰華

陰華山之

也。北易氏曰：河自龍門口，又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北對  
河爲華陰縣，按龍門之下，南接梁山，卽呂梁也。禹所  
鑿處不言者，統于龍門耳。華陰爲河渭交會之處，東  
折之始，必有施功，故及之。

東至于厖柱

孔傳曰：厖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

柱然。在西虢之界。愚按：西虢，今河南府陝州。水經注：柱在州東四十里黃河中。

又曰：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三

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愚按：唐食貨志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高宗時，江淮漕自東都率陸運至陝，以避三門厖柱之險。

又東至于孟津

孔傳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奏。古今以爲津，正

義曰：在孟地，置津謂之孟津。杜預云：孟津，河內郡河

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武王渡之，近世呼爲武

津。亦名富平津。林氏少穎曰：河自華陰至于厖柱，夾兩山

之間，其流皆湍悍，至于孟津，然後其勢稍緩，可以橫

舟而渡也。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孔傳曰洛汭河入洛處山再成曰伾一作成至于大伾

而北行正義曰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大伾鄭元

以為在修武武德張揖以為在成臯臣瓚以為修武

武德無此山成臯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臨河有山

蓋大伾也蔡傳曰洛汭洛水交流之內洛之入河實

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東過洛汭黎陽山

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故禹記之胡氏渭曰黎陽故

城在今大名府濬縣大伾山在縣東南五里大伾山高四十

五丈周五里峯巘秀拔若倚屏障水經注云河水東徑遮害亭南有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宿胥口即此是也河至此東行漯川者十之一二折

而北行者十之八九胡氏注云自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灌封邱而東而胙城汲

縣之流遂絕濬滑二縣在大名府西南自金明昌中

河離汲縣而濬滑之流遂絕元至元間河徙而新鄉

之流遂絕又曰宋蘇轍上疏云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

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

言也蓋上流宜合而不宜分合則流急而沙去分則

流緩而沙停而禹顧于大伾之南醜為漯川者則以

河勢欲東不得不分之以洩其怒耳及周之衰諸侯

各擅其山川以為己利于是有滎澤下引河為鴻溝

者自是以後日漸穿通枝津交絡宋鄭陳蔡曹衛之郊無所不達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無他河水之入鴻溝者多則經流遲貯不能衝刷泥沙故也宿胥之塞實鴻溝致之不然禹功歷千餘歲而不做何獨至春秋一旦變遷也哉

北過泲水至于大陸

孔傳曰泲水水名入河蔡傳曰泲水地志在信都縣

今冀州信都縣枯泲渠也水經河水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邱堰

注云元城縣北有沙邱堰者不遵其道曰泲亦胡氏曰潰堰障水即泲水也顏師古以為在信都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十二

渭曰枯泲渠乃漳水一時之徙流漢志以為禹貢之泲水大謬按宋張洎云泲水即濁漳也字或作絳水經注絳水出上黨屯留縣西南東入漳而漳水橫流入河大陸見冀州河渠書云禹道河至於大伾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泲水至于大陸二渠其一為深川自黎陽大伾山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其一則河之經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為宿胥口又東北徑鄴縣東至列人斥漳縣界合漳水是為北過

澤水

胡氏注云禹驪二渠自宿胥口始一北流為大

行深川至長壽津與深別行而東北入海水經謂之

大河故瀆自戚城以下東光以上河水不至孟康所

云王莽時遂空者故曰故瀆自東光以北至章武入

海時為清河漳水之所行水經其水篇云清河自東

光縣西南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濁漳篇云漳水自

阜城縣故城北又東北經成平縣南又東北入清河

謂之合口清河故大河也又經元城至沙邱堰分為

屯氏河又徑信成為張甲河者亦云禹河故道也

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西山即黎

陽西山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薄大山者也水經所

叙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故道河自斥漳又東

北徑平恩曲周以至鉅鹿其西畔為大陸也蔡傳以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十三

枯澤應降水移大陸于深州其說非是

又北播為九河

孔傳曰北分為九河以殺其勢在兗州界胡氏謂曰

河之經流為徒駭與冀分水其支流有八皆在兗域

說見兗州又曰漳水自鉅鹿徑南宮等處南宮今冀州南宮縣

至章武平舒入海章武平舒今靜海縣即古徒駭河之故道也

顧氏景范曰河自鞏洛以來已出險就平大徑以北

地勢益廣衍大陸則又鍾水之區也乘建瓴之勢注

沮如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性

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分此在涿洞之際  
最爲當機而扼要

同爲逆河入于海

孔傳曰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蔡傳曰  
逆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名河上播而爲九下同而  
爲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  
薛氏曰河入海舊在平州石城縣界石城今直隸  
永平府灤州東  
望碣石其後大風逆河皆漸于海舊道堙矣胡氏渭  
曰經所謂海乃東海在碣石之東而說者以爲渤海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十四

由不知渤海故逆河後爲海所漸耳又曰九河之所  
以入海而無壅者賴逆河之復合而爲一也逆河既  
漸于海則八枝之亡無日矣黃河一石水而六斗泥  
海之所入者沙河之所出者亦沙也以沙暹沙如膠  
之投漆惟受以廣二百里之逆河踴躍翻騰而入海  
而又有碣石以當其衝則潮汐不能踰而西內沙不  
停外沙不入此禹河所以千載無患也自逆河變爲  
渤海而潮汐日抵九河之口九河勢分力弱不足以  
攻沙八枝立就堙廢矣漢人不知此義而惟以九河

為急縱令穿為四五亦不旋踵而淤耳蓋逆河既淪則河不宜分而宜合合則行疾而湍悍力能衝刷泥沙故周定王時上流雖徙而章武入海之迹自若宋北流入海之道惟一獨流口濶六七百步深八九丈趨海之勢甚迅其明效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

孔傳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流為漢水蔡傳曰漾水名水經云漾水出隴西郡氐道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山海經曰漢水出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十五

之別引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徑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愚按此據常璩華陽國志多誤字今改正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者也水源發於嶓冢為漾至武都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胡氏謂曰按漢志禹貢養水養即漾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為漢又云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按水經注沔水出武都沮縣狼谷中一名沮水又東南流注漢所謂沔漢者也蓋漾水出今宜

羌州北嶓冢山。愚按通典云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

金牛在今沔縣此沔縣東北流徑沔縣西南合沔水

又東徑褒城縣南又東徑南鄭縣南為漢水。南鄭即

經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者也蔡傳以漢沔為西

源者非是

又東為滄浪之水

胡氏謂曰酈道元云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

洲名滄浪洲水曰滄浪水地說云水出荆山東南流

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之。見楚詞不言過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也鄭元以為夏水者非是

愚按孔傳云別流在荊州以上在梁州故此云在荊州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孔傳曰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觸山廻南入江蔡

傳曰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澨水

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又名汭水疑即三澨之一。韓汝

以澨漳澨遂澨為三澨因此愚按鄭氏言在竟陵縣界水經言即

縣北池。今襄陽縣地胡氏渭辨之以為說文澨者埤增水

邊土人所止也如汝墳之類其或然乎大別見導山

漢水本東行觸大別之山而南迴入江是爲漢口亦曰夏口又曰沔口又按地志東漢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又云沮水南至沙羨沙羨卽漢陽縣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蓋曲莫如漢故所行有若是之遠也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孔傳曰匯迴也以東匯爲彭蠡大澤彭蠡見揚州朱

子曰彭蠡之爲澤實在大江之南然以地勢北高南

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却而

自瀦以爲是瀦漫數十里之大澤愚按蔡傳於揚州既以彭蠡爲

禹貢水道析疑卷下 十七

鄱陽而於此條又疑鄱陽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合數十州之流非自漢入而爲匯者

又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入于

大江又橫截而爲北江而以今廬江之北所謂巢湖者當之又疑禹不應舍鄱陽之大而錄巢湖之細解

經兩騎無傳氏寅曰三江相會而南不能以敵中北定的矣

西來之勢中北遏南而南相與迴旋而爲一大澤其

來久矣禹本其有澤之因而歸之於漢曰東匯澤爲

彭蠡而於江亦曰會于匯也黃氏曰敘江漢皆言東者主岷嶓居西而言非

以曲折相向爲文也吳氏曰漢既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

東爲北江入于海有似別爲一水然何也蓋漢水源

遠流大可亞于江。故于荊州言朝宗于海。必以江漢並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亦兼漢水。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瀆也。三瀆皆自爲一瀆。惟江與漢共爲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二水。終之以二水。而中間記四瀆。河一瀆也。漢與江一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胡氏渭曰。孔傳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下傳又云。有北有中南。可知是以北江中北南江爲三江也。今按禹貢三江。只是一江。而昔之言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十八

三江者不一。漢志毗陵之北江。蕪湖之中江。吳縣之南江。皆曰揚州川。愚按漢志。南江在會稽吳縣南。東入海。北江在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東入海。蓋主職方而爲言。然周之

至揚。美入海。皆揚州川也。蓋主職方而爲言。然周之

三江與古之三江。豈容有二羣言淆亂。班固雜探入

志耳。又曰。諸言北江者。皆謂由毗陵縣北入海。此卽

地志。蒯氏道下。所謂東南由江都入海者也。孔傳乃言

江入彭蠡。分爲三。入震澤。自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

則北江直是松江。吾不知其爲何說矣。胡氏又云。郭璞以岷江松

江。浙江爲三江。視班固爲長。然異源。各派。卽與禹貢導漾導江之義有礙。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岷山見導山水經注曰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

出江水自天彭關東徑汶關而歷氐道縣北又徑汶

江汶水注之又湍水入焉又益州記曰江源始發羊

數殆未濫觴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關

秦始皇以李冰爲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彭山兩山

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江水自此以上至微細

所謂發源濫觴者也愚按羊膊嶺卽岷山之附廣雅

曰江貢也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林氏曰自江水溢

江共也諸水流入其中公共也出別爲支派者皆名爲沱梁荆二州皆有之也見梁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荆州之沱古夷水是也愚按古夷水未詳水經所載

州非荆東別爲沱者謂江水東流而別爲沱以大勢

言之江自梁而荆皆東也蔡傳云沱江之別流于梁

者則又遺却荆州之沱東至于澧大澗絕矣

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孔傳曰澧水名東陵地名正義曰鄭元以經言過言

會者皆是水名至于者或山或澤故以澧爲陵名然

楚詞云濯余佩兮澧浦則澧亦水名也澧史記漢書

今長沙有醴陵縣胡氏云醴陵距澧水經云澧水出武

陵充縣西至長沙下耨縣入江水經注云江水至長

水資水合東流注于洞庭之陂湖水從南來注之所

謂江水會者也愚按澧水一名蘭江楚詞沅有芷兮

澧有蘭故名蘭江下耨在今武昌府通九江見荊州

城縣巴陵亦下耨地洞庭湖在其西南

東陵巴陵也夏氏曰巴陵與夷陵相為東西夷陵亦

曰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許慎云池邪行也今江

水過洞庭至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合于彭蠡則九江

不在彭陽明矣胡氏云按水經于江陵校邇州下有

洞庭道也今之大江始獨導其彭湃而南江僅為衣

帶細流然江水會澧故道猶可考云余廣州府治即

巴陵荆江口在縣西北洞庭水入江處亦名三

江口峽江為西江澧江為中江湘江為南江

東池北會于匯

卷下

孔傳曰池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為彭蠡正義曰

池者靡池邪出之言故為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共聚

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池者為南江

孔意或然胡氏云按江水自宜都縣合夷水東經枝

江自江陵縣東南流注于涇澧同入洞庭洞庭為九

江所匯上曰涇曰過皆主南江而言自禹疏鑿三峽

水勢並注其中至是與漢同會于胡氏謂曰按江水

彭蠡故鄭云東池者為南江耳

池北自沙羨始沙羨即漢陽縣漢自大別以至彭蠡大勢皆

東江自沙羨以至彭蠡則東且池北矣經先漢後江

東。匯。澤。爲。彭。蠡。者。漢。也。而。江。水。亦。至。其。處。故。曰。東。池。  
北。會。于。匯。與。漢。所。匯。之。彭。蠡。會。也。

東爲中江入于海

孔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曾氏改曰。豫章九江。合于  
湖。漢。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水。蓋。南。江。也。南。江。乃。江。之  
故。迹。非。禹。所。導。禹。導。漢。水。入。焉。與。舊。江。合。流。而。水。之  
派。分。爲。南。北。故。漢。爲。北。江。又。導。岷。山。之。水。入。焉。其。流  
介。乎。二。江。之。中。故。爲。中。江。南。江。乃。故。道。故。經。不。志。程  
氏。曰。彭。蠡。爲。南。江。無。疑。禹。之。治。水。嘗。經。疏。導。則。雖。小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二十一

而見錄無所致力。則雖大而不書。南江源派誠大且  
長。正以不經疏導。故自彭蠡而上。無一山一水得見  
於經。然以其合併江漢。而以匯會名之。使天下因鼎  
錯之實。參北中之目。而南江隱然在其中。此經之書  
法也。邵氏寶曰。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  
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江並持。而東則江爲中江。  
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  
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惟見其爲江也。不見其  
爲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

漢朝宗

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

孔傳曰泉源為沅。流去為濟。在温西北平地。温縣今河南懷

慶蔡傳曰沅水濟水也。發源為沅。既東為濟。地志濟

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垣曲今山西平陽府始發源

王屋山頂崖下曰沅水。既見而伏。東出于今孟州濟

源縣二源。東源周廻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廻六

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温縣。是為濟水。釋名

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風俗通曰濟齊也。齊其

度量也。水經注云山海經曰王屋之山。灑水出焉。潛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行地下。伏而不流。至共山南。復出于東。即水有二源。

東源出原城東北。西源出原城西。東復合。是為濟水。

愚按灑水即沅水也。歷號公臺西南。入于河。在温縣

共山。在今濟源縣。南。愚按地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水。經胡氏。渭曰。按

當鞏縣北。南入于河。鞏縣今河南府。漢志至武德。入河者。故道也。其後由温縣入河。則南

直鞏縣。所謂津梁勢。改不與昔同者也。今其故道。又

盡陷河中。濟水惟從枝津之合。渙水者。從孟縣入河。

其流益短矣。溢為滎。東流。入于河。孔傳曰。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

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正義曰：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故可知也。後漢郡國

志：濟水王莽末因得渠塞，不復截河，南過。胡氏渭曰：按大伾山在成臯水

經注云：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鬪，南溢爲滎澤。愚按地志

濟水自垣曲縣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經所謂溢爲滎也。日軼出地中，則重源顯發，不與河

通矣。又云：大伾在河內，修武德之界，濟沈之水與

滎播相出入，自此山東至河陰，又東至滎澤，西北之

敖倉，計五十餘里，故傳約言之也。滎瀆首受河水，有

石門，謂之滎口石門。古滎播所導，自此始也。濟水又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東逕滎陽縣北，至滎澤。此滎水所豬也。滎澤在滎陽

縣東南，與濟隧合。濟隧上承河水于卷縣者。濟水又東逕垂隴而

東，分爲二水。其枝瀆曰北濟。濟水又東逕陽武，封邱

至冤胸縣南，謂之南濟。實濟之經流也。自滎口石門至此皆禹後

人所導，職方豫州之川而河濟合者。過此則爲陶邱，復出之濟矣。及周

之衰，于滎陽下引河爲鴻溝。一名菴蕩渠，亦名汴渠。又名通濟渠，又有浚儀

渠。滎瀆爲河水所亂，已非其舊。逮東漢滎瀆亦塞，而

禹迹蕩然無存矣。吳氏曰：濟既入河，其伏者潛行

地下，絕河而南，溢爲滎澤，再出于陶邱北，溢者言如

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愚按此與蔡傳同。義程大昌以爲濟之入河。適會河滿。溢出南岸。則出者言在平地。自下而涌。非有上流。是河而非濟矣。

蔡傳曰：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云：歷城之西五十里。今濟南府歷城縣。有泉涌出，高或至數尺。人名曰趵突之泉。蓋泰山之北。

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潛流地下。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

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矣。獨于滎澤而疑之哉。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

孔傳曰：陶邱，邱再成。正義曰：郭璞云：今濟陰定陶成

中有陶邱。愚按今在兗州府定陶縣西南七里。蔡傳曰：荷，卽荷澤。見豫

州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荷派。濟流至其地爾。胡氏

渭曰：按荷澤在陶邱之東，相去不遠。濟水伏流至陶

邱北，上奮馳波跳洑。東北匯于荷澤。又東北絕鉅野

至琅槐入海者，爲濟瀆。其一枝東南流至湖陵入泗

者後人目之曰蒹葭水。故漢志云湖陵蒹葭水在南者。今爲魚臺縣地是也。孔傳以蒹葭澤在湖陵者非是。鄭氏曉曰。按濟水發源于冀。經流于豫。分流于徐。入海于青。凡三伏而四見。一見于王屋。而遂伏。再見而爲濟。再伏而入河。三見而爲滎。三伏而穴地。四見而出陶邱之北。自此不復伏矣。

又東北會于汶

孔傳曰。濟與汶合。胡氏渭曰。地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詳見青州。按水經注云。濟水自定陶縣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東北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蒹葭水。北爲濟瀆。其一水從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濟水故瀆。又北合洪水。又

東北過壽張縣。西安民亭南。汶水東北來注之。東平州城

西有安山。開闢下泥河口。卽安民亭遺址。戴延之所謂清口也。蓋濟水自

蒹葭澤東北流。絕鉅野澤而北。合洪水。以至安民亭者。禹之舊迹也。其後不知何年。改從澤西之清水。而繞澤北以會汶。其自洪口至清口者。則無水。故水經謂之故瀆。今會通河。逕鉅野縣東北七十里。并清水會汶之故道。亦湮滅而不可考矣。又曰。濟水自東平以

下。唐人謂之清河。東平州今屬泰安在其西至宋又有南北清河之名。河渠志云。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徙而南。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南清河卽泗水。北清河卽濟瀆也。南渡後北清河又有大小之分。齊乘以大清河爲古濟水。小清河爲劉豫所創。黃子鴻辨之曰。以形勢考之。濟水最南。潔水在中。河水最北。今小清所行。皆古濟水故道。而大清河則兼行河潔二瀆也。足以正之。

又北東入于海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孔傳曰。北折而東。胡氏渭曰。地志云。濟水自滎陽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琅槐今青州樂安縣界按李吉甫郡縣志曰。濟水自王莽末入河。同流于海。知河南之地無濟矣。自後如鄆州濟州齊州淄州青州諸縣界中。並有濟水。皆襲舊名而實非濟也。

導淮自桐柏

孔傳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正義曰。地志。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桐柏見導山蔡傳。

曰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  
愚按桐柏亦曰大復山。淮水東南流。逕其縣西。今在南陽府桐柏縣西南三十里。釋名曰淮圍也。圍繞揚州北境。東至海也。路史引古岳瀆經曰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水鳴。禹怒。召集百靈。授命夔龍。桐柏牙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商章氏。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毋支。祁。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徙之淮陽龜山下。淮永安流。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孔傳曰與泗沂二水合入海。正義曰地志云沂水出

泰山蓋縣。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睢陵

縣入淮。愚按水經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又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二十七

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入于淮。是蔡傳曰沂入于泗。泗水當從水經出魯卞縣爲是。蔡傳曰沂入于泗。

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

浦。淮浦在今淮安府安東縣西。金氏曰淮出桐柏。初甚湧。復潛流

三十里。然後東馳。其深處爲十四潭。至并汝潁泗沂

始大。汝受潁濯灑濼濩等水。潁受潯洧溟澗等水。皆山源也。汝潁禹時不煩導治。

故不書。自桐柏至淮陵入海。過郡四。南陽汝南九江臨淮。行三

千二百四十里。泗沂並見徐州。胡氏渭曰按水經注

淮水自平氏縣經義陽江夏等處。東北至下邳。淮陰

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注之。淮泗之會卽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

所謂泗口也在清河縣南亦謂之清口又合中瀆諸  
洪澤湖在縣南六十里亦謂富陵湖

水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此導淮會泗沂東入海之

故道也自元時河奪汴泗以入淮而兩瀆并為一瀆

清口以東淮悉入河矣又曰自禹導淮之後淮常由

淮浦入海其東南溢而注高寶諸湖者變也非正道

也既非正道則高堰必不可無故自漢魏間已有是

防漢建安五年廣陵太守陳登築堰障淮即高家堰也後世不過增修之耳

愚按水經注云淮泗之間兩川翼夾二水夾入之處

所謂泗口也亦謂之清口自徐城至此古泗水為河所奪也清河縣西有三汶河口泗水至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此分為大小二清河大河經縣東北入海俗稱老黃河今漕小清河縣西南入淮即清口也清口以下

奪淮又謂淮水東至廣陵入海是淮水入海之道至

今不改其不同者大河南徙淮水受泗而東其故道

悉為河所淤也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徙封邱河始大牛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猶未絕明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至壽州淮所納山泉之水

自是河全徙于淮而故道悉淤矣

凡七十有二泗沂汝潁又最為大淮既不支而全河

又悉注于淮黃濁淮清黃強淮弱黃常偏淮使之南

而高寶諸湖不能容則淮溢而為患黃又躡淮與之

俱南而清口泥沙不能滌則淮又與黃並溢而為患



涇陽縣界東南流至高陵西南與渭水合愚按三秦渭清涇水與渭水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南曰又曰孔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漆沮見雍

州胡氏渭曰按地志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船司空縣名今

西安府華陰縣以今言之渭水東逕同州南華州北又逕華

陰縣東入于河禮涇水大故曰會漆沮水小故曰過

導洛自熊耳

蔡傳曰熊耳盧氏之熊耳也見豫州洛水出冢領山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禹只自熊耳導之耳愚按洛水出上洛冢領山上洛

亦有熊耳熊耳山在今西則洛出熊耳明矣春秋說

洛之為言釋也言水釋釋有光耀也魚豢典畧云洛

字或作維後漢都洛陽以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加

佳也愚按洪範孔注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

出列于背有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故禹叙導

山終之以衡山叙導水終之以洛水也

東北會于澗瀍

孔傳曰會于河南城南胡氏渭曰按河南即王城洛

水至其城西南澗水側城西來注之又東至其城東

南澗水側城東來注之所謂澗水東澗水西者也二

水入洛處相去甚近故連言之

又東會于伊

孔傳曰會于洛陽之南伊水見豫州胡氏渭曰洛陽謂故洛陽城周之下都也水經注洛水逕洛陽縣南伊水從偃師西來注之者也

又東北入于河

孔傳曰合于鞏之東鞏周邑即今鞏縣胡氏渭曰按山海經

洛水成臯西入河謂之洛汭即什谷也金氏吉甫云

北方諸水雖大河亦冰惟洛水不冰謂之温洛得天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地之中故也思按述征記云洛水底有礬石故水不冰此又一說也蔡傳曰

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于嶓江之源

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

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于其山

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胡氏渭謂經文

之例凡言導某水自某山者皆水出其山之名也惟

河不出積石故但言導河積石流多伏流故不顯其

條似未善此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

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沅水不言山者沅水多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

之外故畧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大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于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顧氏曰。禹貢之言治水也。曰播。曰瀦。水之性合則衝。驟則溢。故別而疏之。所以殺其衝也。又北播爲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節其溢也。大野既瀦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爲暴。然後鍾美流惡。而百姓之利由是而興矣。今也不然。堤之障之。偪之束之。使之無以容其流。而不得不發其怒。則其不由地中而橫出于原隰之間。固無怪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三十二

其然也。邱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

邱濬明人著大學衍義補

言。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汜之間。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宏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于曹單之間。乃猶于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于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惟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于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殆未已也。又曰。河政之壞也。起于竝水之民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汙澤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

于官然後水無所容而橫決爲害。賈讓言古者立國  
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  
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  
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故曰善爲川者決之。  
使導。又云。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徃十  
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見者也。  
元史河渠志。謂黃河退涸之時。舊水泊汙池。多爲勢  
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爲害。由此觀之。非  
河犯人人自犯之。予行山東鉅野壽張諸邑。古時瀦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三十三

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爲昔日之川浸矣。又曰。  
按漢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有決河深川。而無隄。  
防。壅塞之文。又曰。因河以爲漕者。禹也。壅河以爲漕  
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日河防。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  
海會同。

孔傳曰。所同事在下。正義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  
今水土旣治。天下大同。故總叙之。傳又曰。四海之內。  
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正義曰。夷狄戎蠻。謂

之四海。胡氏謂曰被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水無不會同。不知此意包括在九州。攸同句中且禹貢諸水皆入東海。惟黑水入南海。其歸西海北海者又何。蔡傳曰：隩隈也。涯內近水爲隩。陂障也會同水耶。

與灘沮會同。同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愚按地里志云：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按堯時禹治水定爲九州及舜卽位分爲十二州。以冀州分爲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幽州并州。以青州分爲營州禹卽位復爲九州。使禹治之。水土旣平。更置九州。又史記索隱釋九山曰：汧、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汶。汶卽岷。釋九川曰：弱、黑、河、滌、江、沅、淮、渭。洛、釋九澤曰：充之、雷、夏、徐之、大野、揚之、彭蠡、震澤、荆之、雲、夢、豫之、滎、播、荷、澤、孟、豬、雍之、豬、野。然不如孔氏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小皆已治。更爲包括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胡氏涓曰：此以下總結諸州土田貢賦之事。六府者

財用之源也。六府之政不修，則賦無所出，貢無由作矣。曰六府孔修，爲下文張本也。愚按五行之生尅始由于水，故六府孔修，水火金木土穀而以水爲先。水不洽則火金木土之氣無由宣節，而穀不滋生矣。然則六府爲財用之源，而水尤爲六府之綱領也。蔡傳曰：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也。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孔傳曰：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胡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氏謂下庶土二句，兼土田貢賦言之。底，慎者，聖人兢業之心，制其法使歸于中正也。蔡傳以庶土四句分上賦田賦言，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之，尙未善。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教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出于四夷而田賦則止于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愚按底慎財賦，乃聖王所以生財之本，節用愛人之道也。財賦不慎，則有以搜括民錢爲內帑之私藏，而不知財者上下流通之物，非一人之所獨據也。故左傳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其以是夫。

錫土姓

蔡傳曰錫土姓者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

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也金氏曰水土既平田制既定於是修封建之法各

使守之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

勳德輯其分族也所謂彌成五服此章以下是也

則壤成賦此井田之法也錫土姓此封建之法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蔡傳曰台我也距違也言禹之治已定功已成矣當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

所行也愚按禹謨曰祗承于帝此曰祗台德先則所

不距朕行而聲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鈺三百里納秸服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孔傳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

王城四面五百里鄭元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蔡傳曰

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也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

謂之甸服呂氏云甸之一字見井牧之法至此禾本

已成信南山詩箋禹治而邱甸之

全曰總。孔傳云入之。刈禾曰銍。半藁也。說文銍獲禾短鎌也。詩曰。

奄觀銍艾。謂禾穗也。半藁去皮曰秸。孔傳云。秸藁也。去穗送藁。易于送穗。故為遠彌輕也。

粟穀也。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

胡氏渭曰。按五千里之內。皆供王事。而甸服主為天

子治田出穀稅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孔傳曰。侯。侯也。斥侯而服事。蔡傳曰。侯服者。侯國之

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孔

曰。采。事也。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愚按

卿大夫采地。當在五百里甸服之中。宜從孔傳為是。

禹貢水道析疑。卷下。三十七。

男。邦。男爵。小國也。史記男作任。孔傳曰。諸侯。諸侯之

國。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

小得以安內附也。胡氏渭曰。按鄭注。王制以此為殷

君之爵。不知有幾等。據舜典。輯五瑞。修五玉。則夏亦五等矣。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孔傳曰。綏。安也。安服王者之政。教。蔡傳曰。謂之綏者。

漸近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

也。揆。度也。綏服介于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

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

嚴華夏之辨者如此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孔傳曰要束以文教夷守平常之法事王者而已蔡

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蔡傳曰要服去王畿已遠皆

夷狄之地其文法畧于中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

縻之而已緩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愚按蔡傳曰

蔡蔡叔是也蔡字當作素達反下釋荒蔡放也左傳

服云流流放罪人之地也似涉重複百里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蔡傳曰以法王

高貢水道析疑

卷下

三十八

曰蠻慢也禮儀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蔡傳曰荒服

簡慢說與孔異正去王畿益遠而經畧之者視要服為尤畧也以其荒

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孔傳又

曰凡五服相距為方五千里正義曰凡五服之別各

別二千五百里四面鄭氏樵曰禹貢有五服各服

相距為方五千里也五百里是王城四面五百里是禹之時地方五千里職方有九服亦各五

百里并王畿千里則周之時地方萬里矣五服九服

之制雖若不同詳考制度無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

百里自其一面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四面

而數之也。周之王畿，卽禹之甸服，各方千里。禹貢之甸服五百里，據一面而數之。周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內。王畿之外，定制爲九服，各五百里，以兩面相方而數之。大抵周之王畿，卽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卽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卽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卽禹之要服。周之鎮夷，卽禹之荒服。大率二畿當一服，而周人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蕃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于禹貢五百里而已。然禹貢旣叙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三十九

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篇曰：彌成五服。至于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爲之長，豈非周之蕃服乎？考其制度，無不相合。球之里數，未始不同。先儒有禹加彌萬里，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堯之舊制，及禹弼之。周斥大封疆，每服之內，更增五百里，相距爲方萬里。周斥大封疆之說，職方鄭注云：周斥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各有一方，後人又爲圖以實之，皆考古未精耳。愚按此論過前人遠甚。第周書立政言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則知周尙不如禹迹之遠矣。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漸子廉反

孔傳曰漸入也。被及也。正義曰漸是沾濕。故為入。覆被是遠及之詞。故為及也。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而地里志以為張掖居延澤是也。胡氏渭曰此總言九州之大界。即禹所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孔傳謂在五服之外。蓋禹以方五千里之地。制為五服。而其外尚有餘地。則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也。王氏應麟曰朔南暨斷句。黃氏震亦云徐履赴試道渴求水村舍遇老土人教童蒙以朔南暨為句徐用其說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魁南蔡傳曰漸漬也。被覆也。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盡。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元圭為贄。而告成功于帝也。水色黑。故圭以元云。愚按孔傳曰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元圭以章顯之。言天功成也。正義曰元天色堯之錫。禹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也。此與蔡傳異義。按唐太宗帝範云翠鳩薦唐堯之德。元圭錫夏禹之。愚按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功亦用孔傳。七。酈氏注所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而禹貢所載自九川而外。其他蓋無幾焉。得毋疑其畧乎。而非也。

神禹之勞身焦思日夜不暇者。惟此數大川而已。蓋河濟之水得治。則冀豫青兗之民獲安。江漢之水得治。則梁及荆揚之民獲安。淮泗之水得治。則青徐揚之民獲安。渭洛之水得治。則雍豫之民獲安。其因數水而附治者。有書有不書。而亦可卽是以例其餘也。且其叙九州。必以山川立名。鄭氏樵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必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必不可遷。故禹貢爲千古不易之書。後之作史者。主于郡

禹貢水道析疑

卷下

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旨哉言也。如地志水經諸書。以後世之郡縣釋古書之地域。沿革變遷。幾難參考。讀禹貢者。必當以經文爲主。條貫脈絡。證以今之地域所在。凡水名地名。以本朝一統志定之。庶使覽者。一目瞭然。可以等源而泝流也。不書而水。亦以經文爲主。證以本朝一統志定之。

不書而水。亦以經文爲主。證以本朝一統志定之。凡水名地名。以本朝一統志定之。庶使覽者。一目瞭然。可以等源而泝流也。不書而水。亦以經文爲主。證以本朝一統志定之。

書名			
版別	冊數	1	紙
議價	100	議價章	年
號	川字第	全	月
			日
			號

京市圖書業同業公會印制

